

韶豔應難挽薛 芳華信易凋薛 綴堦紅尚媚洙

委地白仍嬌薛 墜速如辭樹洙 飛遲似戀條薛

蘇鋪新感繡洙 草疊巧裁綃薛 麗質愁先殞洙

香魂痛莫招薛 燕銜歸故壘洙 蝶逐過危橋薛

粘帙將晞露洙 衝簾已起颿薛 遇晴猶有態洙

經兩倍無聊薛 蜂趁低蕪絮洙 魚吞細雜藻薛

輕盈珠履踐洙 零亂翠鈿飄薛 鳥過生愁觸洙

兒嬉最怕搖薛 褪英浮雨澗洙 殘葢漾風潮薛

積逕教童掃洙 沿流倩水漂薛 媚人沾錦瑟洙

滄茗入詩瓢薛 玉貌樓前墮洙 冰容夢裏消薛

芳茵曾籍坐洙 長路或追躡薛 羅扇姬盛瓣洙

筠籬僕護苗薛 折來隨手畫洙 帶處近鬟焦薛

泥宛猶悽慘洙 瓶空更寂寥薛 葉濃陰自厚洙

蒂密子偏饒薛 豈必分茵席洙 寧思上研硝薛

香餘何吝竊洙 珮解不煩邀薛 冶態宜宮額洙

癡情妬舞腰薛 粧臺依浪拂洙 留伴可憐宵薛

聯成美人出小牋洙 寫之寫訖夜已二鼓延入寢室自

薦枕席魚水歡諧極其纏綰枕邊切切叮嚀洙曰慎

勿輕言。若賢東知之，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獅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無事再來，勿効薄倖也。洙遂給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無知者。惟賞花翫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與洙論詩，曰：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時詞也。美人即賦詩曰：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西，斜

日月上孤村。一樹松右涼回翠簾，冰人冷幽沁清泉。

夏井寒香篆，裊風青縷縷。紙窓明月白團團。右蘆雪

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驚，空館獨

雁征書寄遠鄉。右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闌

城。鮮紅炭火爐圍煖，淺碧茶甌注茗清。右洙聽罷嘆

其妙，敏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正所謂木桃瓊瑶，敢望

報乎。洙答曰：真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賡四韻。

曰：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礪風。黃添晚色青

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右瓜浮甕水涼消暑，藕浸盤

水翠嚼寒斜石近堦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團
日絢紅霜葉赤薄烟籠樹晚林蒼鸞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卿右風捲雪蓬寒罷鈞月輝霜拆冷
敲城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右美人且
讀且笑曰絕妙好詞但兩韻俱和則善矣洙曰君子
不欲多上人且輸一籌耳洙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
昔以來多產佳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方之
迨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君遠嫁胡沙卓氏當鑪可
耻貌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亦不啻如今日

也由是言之固爲優矣洙曰濤妓女何敢上擬夫人
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錄云
高千里鎮蜀嘗開宴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
曰川有似三條椽高曰柰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
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
捷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蕪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
蒼蒼誰云萬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之作可以
伯仲杜牧而尤善製小牋至今蜀人號薛濤牋而子

以妓女薄之非知濤者也後洙餽以比珠耳璫一付
美人謝曰謹當佩服未以為好又之洙以母病遂輟
講歸侍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訝其久不來恐
有他遇乃作折齒曲怨之會洙母疾愈復入齋是夕
即造美人所美人迎謂曰何別久也洙以實告美人
曰三月不違人今違人三月矣洙戲之曰三月不知
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謔間出前曲示洙曲曰黑
鉛鑄劍難為鋒碧艾製衣寧禦風飲漆阿膠忽紛解
清塵濁水何由逢請看綠草南園蝶並宿花房花亦

恨鴛鴦頭白不相離那學秋胡便長別東鄰美
玉梭雪縷鳳機成素羅雨意雲情肯輕許縱然折盡
將如何深深未巷閑風月錦帳蘭缸淚如血血點年
深久尚紅至今灑在同心結洙愛其才色眷戀愈深
美人亦重洙文采傾竭不吝謂洙曰向時聯句未盡
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微吟再成一首庶見吾
二人勍敵也乃以睡鴨爐香紅虬脯薦酒鈎簾望月
並坐前楹洙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鬪雞
石鼎秋雨等作宏詞險韻膾炙人曰今茲之賦宜命

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
吾意也洙乃請夫人先賦曰

庭月如鋪練薛池星似撒棋洙天空河影澹薛

時換斗梢移洙梨棗低垂樹薛藤蘿密護離洙

草紛螢火亂薛幹偃鳥巢欹洙怪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勝姬洙髹盆涼沁水薛紈扇淨搖颺洙

雙陸收散局薛琵琶上練絲洙砌蛩聲遠近薛

簷馬響參差洙銀作彈箏甲薛鼉為冒鼓皮洙

秋筠斜織簾薛暑葛薄裁絺洙宿雁棲還起薛

飛禽下復疑洙地幽塵闌靜薛城遠漏透迤洙

窈窕來紅拂薛雍容識紫芝洙緣深天作合薛

誓重鬼難欺洙幸矣逢良夕薛難哉遇少時洙

慇懃酬契闊薛傾倒極淋漓洙蓮實瑤琴軫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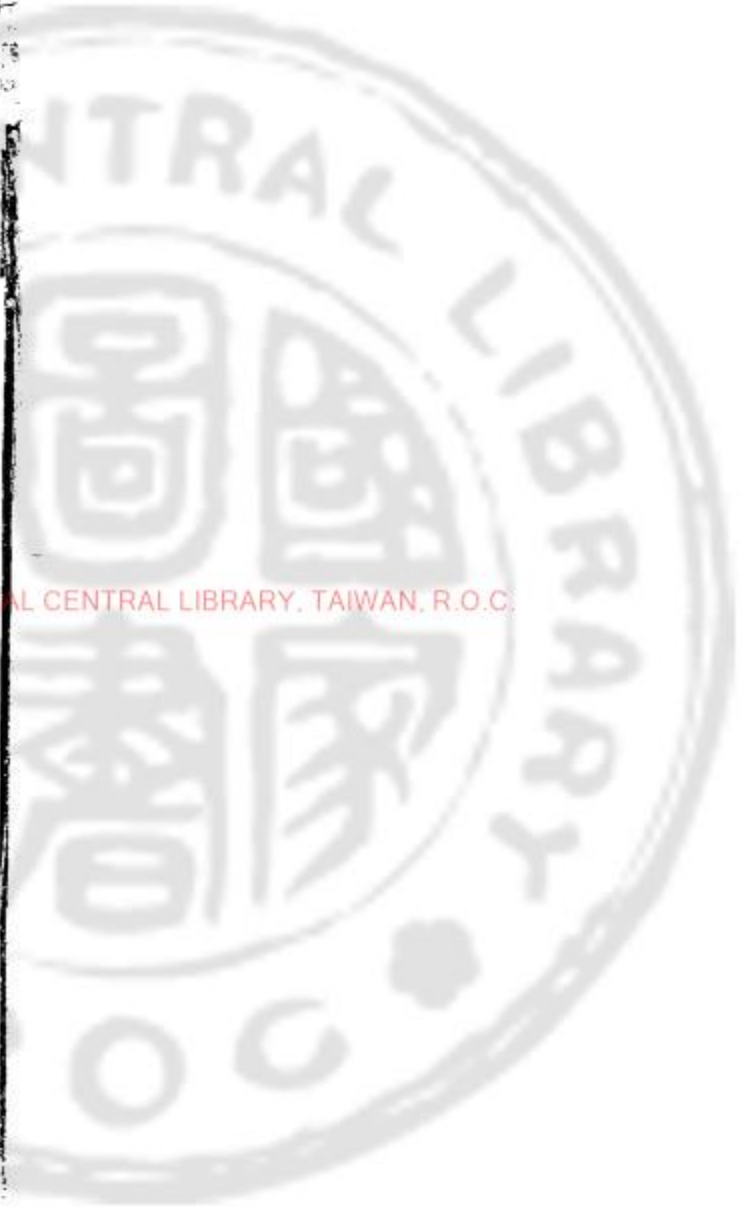
荷倚碧酒卮洙鱠呼能婢斫薛瓶喚小鬟持洙

殼破開螭蟬薛唇腥啖蛤蜊洙菱頰纖手剝薛

肉拔利刀批洙令急觥行速薛謳清曲度遲洙

勸酬蕪爾汝薛講論雜乎而洙冷脆嘗瓜果薛

醜酸啜醢醢洙艷杯浮琥珀薛異噐捧玻璃洙



粉汗枕前滋洙暖玉綃籠筍薛春葱暗露錐洙

雲偏鬆綠髮薛浪颭動青幃洙御態堪歸盡薛

嬌顏可療饑洙襪塵新舞浣薛鬢膩宿油脂洙

荀鶴高文譽薛崔鶯絕世姿洙未誇連蒂好薛

只羨並頭竒洙何處空題葉薛誰家謾結襦洙

漆膠當自固薛衽席只余知洙慎勿萌嫌隙薛

毋令惜別離洙芝蘭同臭味薛松柏共襟期洙

永奉閨房樂薛長陪楮墨嬉洙泰山如作礪薛

此志莫教虧洙

他日洙館東偶過泮宮因勸百祿曰令嗣每日一歸不勝匍匐俾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前者因其母病暫輟一季耳後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晚洙亦告歸張潛使人視其所往及途半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無有也意其少年放逸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無妓館大以為怪明旦洙來張問曰昨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蹤跡先生莫測所詣學中亦不見洙誑曰因過一

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知其詐呼追洙僕使面證之洙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歸汝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回老廣文亦甚驚訝要自來相尋洙窘甚顏色陡變張曰先生如有私眷當以實告勿隱也洙弗能諱乃具道本末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無禮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况諸房姊妹亦無平姓者必崇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唯而已私詣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即勿怨蓋冥數盡於此

也與洙宿且叙歡情戒曉美人謂洙曰從此一別後
會難期無以將意乃出墨玉筆管一枝為曉云此舊
物也郎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復去覘
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
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為備告百祿百祿大怒呼歸杖
之洙遂吐實且出所得王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
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
既珍竒詩又俊逸必非尋常作也呼洙同往窮之將
近遙指曰在此至則漫非前景屋宇俱無但水碧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書係由
中央圖書館
數位化工程
所製成